

馬克·吐溫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封面設計：安 英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美〕馬克·吐溫著

張友松 張振先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龍雲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11印張 8插頁 248,000字
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6)1.20元

目 錄

第 一 章	我第一次听到摩西和“蒲草帮”的事……………	1
第 二 章	我們帮里的秘密誓詞……………	6
第 三 章	我們打埋伏，搶阿拉伯人……………	13
第 四 章	毛球兒神卦……………	18
第 五 章	爸重新做人……………	22
第 六 章	爸跟死神的斗争……………	27
第 七 章	我把爸作弄了一場就溜掉了……………	35
第 八 章	我饒了華森小姐的吉姆……………	42
第 九 章	凶房漂过去了……………	55
第 十 章	擺弄蛇皮的結果……………	60
第 十 一 章	他們追上來了……………	64
第 十 二 章	“还不如就这么混下去好哪”……………	73
第 十 三 章	从“華尔特·斯高脫”船上得來的正当贓物……………	81
第 十 四 章	所罗門算不算聰明？……………	88
第 十 五 章	拿可憐的老吉姆开玩笑……………	94
第 十 六 章	响尾蛇皮果然灵驗了……………	102
第 十 七 章	格蘭紀福这家人收留了我……………	112
第 十 八 章	哈尼为什么騎着馬同去找他的帽子……………	123
第 十 九 章	公爵和法國太子到木排上來了……………	137
第 二 十 章	皇家人物在巴克維尔幹的事情……………	147
第 二 十 一 章	阿肯索的难关……………	158
第 二 十 二 章	私刑会为什么碰了釘子……………	170

第二十三章	國王們的無賴	176
第二十四章	國王又成了牧師	183
第二十五章	傷心痛哭，信口胡說	191
第二十六章	我偷了國王騙來的錢	200
第二十七章	金圓歸了棺材里的彼得	210
第二十八章	貪得無饜沒有好下場	218
第二十九章	我趁着大風大雨溜掉了	230
第三十章	黃金救了壞蛋的命	241
第三十一章	禱告可不能撒謊	246
第三十二章	我改名換姓	257
第三十三章	皇家人物的悲慘下場	265
第三十四章	我們給吉姆打氣	274
第三十五章	秘密和巧妙的計劃	281
第三十六章	想办法幫吉姆的忙	290
第三十七章	吉姆接到了妖巫大餅	296
第三十八章	“這里有一顆囚犯的心碎了”	304
第三十九章	湯姆寫匿名信	313
第四十章	迷魂陣似的營救妙計	319
第四十一章	“准是些鬼神”	326
第四十二章	他們為什麼沒有絞死吉姆	334
最後一章	再沒有什麼可寫了	343
譯後記		346

第一章

我第一次听到摩西和“蒲草帮”的事

你要是沒有看过湯姆·索亞歷險記那本書，就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过那也不要緊。那本書是馬克·吐溫先生作的，他基本上說的都是真事。也有些事情是他胡扯的，可是基本上他說的还是真事。那本來是不要緊的。從來不撒一兩次謊的人，我根本就沒有見過，除非是像波莉阿姨或是那个寡妇那种人，也許还可以算上瑪麗。波莉阿姨——她是湯姆的姨媽——和瑪麗，還有道格拉斯寡妇，这些人都是那本書里說過的。那本書大半都靠得住，不过我剛才說過，有些地方还是胡扯的。

那本書的結局是这样的：湯姆和我找到了那些强盜在山洞里藏着的錢，我們就發了財。我們每人分到六千塊錢——都是金元。把那些錢都堆在一起，真是多得吓人。后来薩契尔法官就給我們拿去放利，这下子我們一年到头每人每天都拿到一塊錢的利錢——这简直多得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道格拉斯寡妇拿我当她的兒子，說是要給我受点教化。可是因为那寡妇一举一动都很講究那些死气沉沉的規矩和体面，在她家里过日子可真是一天到晚活受罪；所以我到了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偷着溜了。我又穿上我那身破爛衣服，鑽到我那空糖桶里去呆着，我这才覺得自由自在，心滿意足。可是湯姆·索亞又把我找到了，說他要組織一个强盜帮，他說我要是肯回到寡妇那里做个体面人，那就可以讓我加入。所以我又回去了。

寡妇对我大哭了一場，說我是个可憐的迷途羔羊，还拿一些別

的話罵我，可是她一點也沒有什麼壞心眼。她又偏給我穿上那些新衣服，弄得我簡直沒法子，一身又一身地直淌汗，渾身上下都覺得別扭。噫，這以後老一套又來啦。那寡婦一搖吃晚飯的鈴，你就得按時到。到了桌子跟前還不能馬上就吃，還得等着寡婦低下頭去嘟囔着抱怨那些飯菜做得不好^①，其實飯菜做得也沒有什麼不好，只可惜每樣菜都是單做的。要是一桶亂七八糟什麼都有，那就不同了，各樣的东西和在一起，汁水也那麼攪和攪和，那就會好吃得多了。

吃完晚飯，她就拿出她的書來，教我摩西和“蒲草箱”的事^②，我急得要命，想要弄清摩西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慢慢地她才吐露出來，原來摩西多早以前就死了；這下子我就不再理會他了，因為我才不管什麼死人的事情哩。

一會兒，我想抽煙，就請寡婦讓我抽。可是她不肯。她說抽煙是下流的習慣，也不干淨，叫我千萬不要再抽了。有些人做事就是這樣的。他們對一件事並不清楚，就去反對。你看，就拿摩西這件事來說吧，他又不是她的親戚，又是個死了的人，對誰都沒有什麼好處，她可偏要為他瞎操心；我幹的事雖然有點好處，她可反而要拚命地找碴兒。其實她自己還聞鼻煙哩；那自然就算是對的，因為那是她自己幹的事情。

她的姐姐華森小姐是個相當瘦的老姑娘，戴着副眼鏡，她是才來和她一起住着的；她拿一本拼音教本老給我為難。她逼着我挺費勁地幹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然後寡婦才叫她放鬆了點。我再也熬不住多久了。後來又呆了一個鐘頭，實在無聊死了，我覺得坐也不是，站

① 寡婦實際是在低聲祈禱謝飯。

② 耶穌的祖先以色列人因故鄉鬧饑荒，逃亡到埃及就食。後來埃及王對他們很歧視，下令殺死所有的以色列嬰兒，所以摩西的母親在他生下來以後不久，就把他放在一個蒲草做的箱子里，藏在河邊蘆葦叢中。埃及王的女兒把他救起來養大成人。後來摩西就領導被壓迫的同胞逃回故鄉去。（見舊約出埃及記。）費恩根本沒有弄清楚這段故事，所以把“蒲草箱”說成了“蒲草幫”。

也不是地那么难受。華森小姐老愛說什麼“哈克貝利，別把腳蹺在那上面呀”，“哈克貝利，別那么嘎吱嘎吱地蹭呀——坐正了吧”这一套；一會兒她又說，“哈克貝利，別那么打哈欠伸懶腰吧，你怎么老不打算乖乖地學點兒規矩呀？”後來她把地獄的情形給我說了一大套，我說我就想到那兒去。她簡直氣得發瘋，可是我實在並不是和她搗蛋。我只不过是想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我只想換換空氣，至於到什麼地方我倒不在乎。她說我說出剛才說的那種話實在是罪過，說她無論如何也不會說那樣的話，說她活着就為的是將來好升天堂。哼，我可看不出上她要去的什麼地方会有什么好處，所以我下定決心，不做那個打算。可是這點我從來沒有說過，因為說了光找麻煩，沒有好處。



她既扯開了頭，就繼續把天堂的整個情形又給我說了一大套。她說在那兒什麼事都不用做，只是整天地到處走走，老是彈着豎琴，唱着聖歌，永遠永遠是那麼過日子。所以我覺得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我從來沒有那麼說過。我問她覺得湯姆·索亞是不是可以到那兒去，她說不行，他還差得遠哪。我听了很高興，因為我就願意和他在一起。

華森小姐老是找我的碴兒，這真是怪討厭，怪悶死人。一會兒，她們就叫那些黑奴進來做禱告，隨後各人都去睡了。我拿了一支蠟燭上樓到我的屋裡去，把它放在桌上。隨後我靠着窗子坐在一把椅子上，想法子开开心，盡量想些痛快的事，可是簡直辦不到。我覺

得悶得要命，差点兒就想死掉算了。星星閃着光，樹林子里的叶子沙沙地响，叫人听了怪难受；我还听见一只猫头鹰因为有人死了，远远地在嘿兒嘿兒地笑[⊖]，还有一只夜鹰和一条狗因为有人快死了，在那兒嚎叫；还有風想給我說点兒悄悄話，我又听不出它說的是什么，所以它就吓得我直打哆嗦。后来我又听到远远的樹林里有那种鬼叫的声音，那是游魂老想說說心里的事，又說不清楚，所以老不能在坟墓里好好兒呆着，只好每天晚上都那么唉声嘆气地游蕩着。我簡直弄得垂头喪气，害怕得要命，所以很希望有个伴兒在一起。一会儿，有一个蜘蛛爬到我肩膀上來，我拿手指头把它彈掉，正掉在蠟燭上；我还没有來得及动彈一下，它就燒蜷了。这种事我很清楚，不用別人說，我也知道那是个很坏的預兆，一定要給我惹出些倒霉的事，所以我就害怕起來，差点兒把身上的衣服都哆嗦掉了。于是我就站起來，就地轉了三圈，每次都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拿小繩子把我一綰頭髮扎起來，好避妖巫[⊗]。可是我对这个避災的办法还没有什么把握。人家拾到个避災求福的馬蹄鉄，要是还没有釘在門框上又把它丟了，那才用这个办法，可是我从来沒有听见誰說过弄死了蜘蛛还能用这个办法避災。

我又坐下來，渾身發抖，我就拿出烟斗來抽袋烟；因为这时候全家都睡得挺死，一点声兒都沒有，所以寡婦也就不会知道我在抽烟。后来呆了老半天，我听到鎮上的大鐘老远地当——当——当，敲了十二下；这下子又整个兒清靜下來，比以前更清靜了。一会儿，我听到漆黑的地方那些樹里有一根樹枝子啪地一声断了——那准是有什么东西在动哪。我一声不响地坐着听。馬上我就听见那兒有一陣剛剛

⊖ 中國也有一句迷信的俗話：“不怕夜貓子（即貓頭鷹）叫，就怕夜貓子笑。”迷信的人認為貓頭鷹有一種叫聲是笑，它一笑，就是表示有人死了。

⊗ 西洋的迷信里有一種通魔法和邪道的人（多半是女的），叫做妖巫；迷信的人認為妖巫與鬼怪相通，有許多非凡的本領，可以跟好人搗蛋。

可以听到的“咪呦！咪呦！”的声音。这可好啦！我也就尽量地小声叫着“咪呦！咪呦！”随后我吹灭了蠟燭，从窗戶里爬出去，爬到那木棚上。我再从那兒溜到地下，爬進樹林子去。果然不錯，又是湯姆·索亞在那兒等着我哩。

第二章

我們幫里的秘密誓詞

我們躡着脚尖順着樹林子里的一條小路朝寡婦的花園尽头往里走，彎着腰不讓矮樹枝子蹭着頭。我們從廚房那兒過的時候，我讓樹根絆了一跤，弄出响声來了。我們馬上蹲下，悄悄地呆着。華森小姐的大个子黑奴吉姆正在廚房門坎上坐着，我們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因为他背后还点着亮哩。他站起來，伸着脖子听了有一分來鐘。然后他說：

“那兒是誰？”

他又听了听，随后就躡着脚尖走下來，正站在我們倆中間；我們差不多都能摸着他了。後來過了一陣又一陣，老沒有一點声音，我們三个可是离得那么近。後來我脚上的踝骨那兒有个地方痒起來了，可是我又不敢抓。我的耳朵也跟着痒起來；然后我的背，正在兩肩当中的那个地方也痒起來。我好像要是不能抓一抓就非痒死不可似的。是呀，我後來有許多次注意到这样的事了。只要你和那些有身份的人在一起，或是参加了喪禮，或是不困的时候偏想睡着的話——反正是你在不能隨便抓痒的地方，那你就渾身不知有多少处都会痒起來。一会儿，吉姆說：

“嘿，你是誰？你在哪兒？他媽的，我要是沒有听见什么才怪哪。好吧，我知道我該怎么办：我就坐在这兒听着，反正会再听见那个声音的。”

于是他就在我和湯姆中間的地上坐下。他靠着一棵樹伸着腿，

有一条腿快碰到我腿上来。我的鼻子又痒起来，痒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可是我还是不敢抓。后来鼻子里面也痒。再后来我底下也痒起来了。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坐着不动。这样难受了足有六七分钟，可是我觉得比这还要长久得多。这时候我已经有十一处都在痒。我想连一分钟也不能再熬下去了，可是我还是咬紧牙关，打算再熬下去。正在这时候，吉姆的呼吸声音大起来了，随后他就打起呼来——这下子我也就马上又觉得舒服了。

汤姆向我打了个招呼——嘴里出了一点声儿——我们就手脚着地爬开了。爬了十呎远以后，汤姆小声告诉我，他想开个玩笑，把吉姆拴在树上。可是我说不行，他可能醒来，那就要闹开了，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我不在了。后来汤姆又说他的蜡烛拿的不够，想溜到厨房里再去拿一些。我不愿意让他那么做。我说吉姆恐怕会醒，醒了就会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汤姆偏要冒一下险。所以我们就溜进去，拿了三支蜡烛，汤姆还把五分钱放在桌上，算是蜡钱。随后我们就出来，我简直急得要命，直想走开；可是怎么也拦不住汤姆，他非爬到吉姆那儿去拿他开个玩笑不可。我等着，好像等了很久，因为四周静得得要命，叫人怪闷得慌。

汤姆才一回来，我们马上就绕着花园的围墙，顺着小路一直走，不久就到了房子对面那座小山挺陡的山顶上，在那儿站住了。汤姆说他刚才把吉姆的帽子轻轻地从他头上摘下来，挂在他头顶上一根树枝子上，吉姆动了一下，可是没有醒过来。从那以后，吉姆就说女巫们迷住了他，把他弄得昏昏沉沉，骑在他身上游遍了整个一州的地方，后来又把他放在那棵树下，把他的帽子挂在树枝上，好让他看出那是谁干的事情。吉姆第二次再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女巫们骑着他一直到了新奥尔良；再往后，他每次说起来，都要添油加醋，慢慢地把这事说成女巫们骑着他游遍了全世界，说是差点儿把他累死了，并且还说他背上弄得全是鞍子蹶的大泡。吉姆为了这件事可是

驕傲得了不得，他把別的黑人都不放在眼里了。黑人們甚至从多少哩外來听吉姆說這件事，他在那帶地方比隨便哪個黑人都讓人看得起些。外鄉來的黑人都張着大嘴站着，渾身上下地看着他，就好像他是個什么了不起的怪人似的。黑人老愛在廚房里燒的火旁邊漆黑的地方講妖巫的故事；可是誰要是在那兒談，冒充他對這類事情全都知道的話，吉姆就要像碰巧赶上似地進來說，“哼！你对妖巫的事懂得个什么？”那個黑人馬上就讓他堵住了嘴，只好讓位給他。吉姆用一根小繩子串着那五分錢挂在脖子上，說那是魔鬼親手給他的一道符，並且告訴他可以拿它隨便給誰治病，他要是想要找妖巫來的时候，只要对这个錢念念咒，就可以随时把他們找過來；可是他從來沒有告訴過人，他對那個錢念的到底是什么咒。黑人們从四面八方來找吉姆，他們為了要看一眼他那個五分的錢，有什么就給他什么；可是他們都不摸它，因為那是魔鬼親手摸過的。要把吉姆當個用人，那可是糟透了，因為他為了親眼見過魔鬼，又讓妖巫們騎過，簡直就驕傲得不得了。

好吧，言歸正傳，湯姆和我走到了山脊梁上，我們就往下看着村庄，還可以看見三四支燈光在那兒一閃一閃，那也許是有病人吧；星星在頭上照得那麼亮；下面那村庄旁邊就是那條大河，足有一哩寬，怪清靜、怪神氣的。我們下了山，找到喬埃·哈波·貝恩·羅杰和其他兩三個男孩，他們都藏在那個老硝皮廠里。於是我們解开一只小船，順水划下兩哩半，划到山邊那個大斷岩的地方，就上了岸。

我們走到一片矮樹林里去，湯姆就叫每個人都起誓保守秘密；然後他指給大家看，在矮樹林長得最密的地方有個小山洞。然後我們點起蠟燭，連手帶腳地爬進去。大約爬了二百碼，那個洞就開朗起來。湯姆在那些過道里摸索了一陣，忽然在一道石壁底下——低身，那兒在你注意不到的地方有個小洞。我們順着一條很窄的過道走進去，走到一個像屋子樣的地方，四壁都滲着水珠，又濕又冷，我們就在

那兒停住了。湯姆說：

“好吧，咱們現在就來組織這個強盜幫，就把它叫做湯姆·索亞幫吧。要加入的都得宣誓才行，並且还要用血寫上他的名字。”

人人都願意。於是湯姆就拿出一張寫好了誓詞的紙念起來。誓詞里叫每個孩子都宣誓對本幫決不變心，決不泄露秘密；有誰傷害了本幫的人，不管叫誰去殺那個人和他的全家，被派的人就非那麼辦不可，非得把他們殺了，再在他們胸前砍上一個十字的幫號就不許吃東西，也不許睡覺。幫外的人不許用這個暗號，誰要是亂用，就給他打官司；再用就把他殺掉。在幫的人有誰泄露機密，就割斷他的嗓子，然後把屍體燒毀，把骨灰在空中撒掉，還要拿血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塗掉，幫里就再也不提他，還要咒他一頓，永遠把他忘掉。

大家都說這真是個漂亮的誓詞，問湯姆是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他說有些是，其餘的都是從海盜和強盜小說里抄來的，每個有派頭的強盜幫都有這麼一套誓詞。

有人提議對於泄露秘密的孩子們也應該把他們全家都殺掉才好。湯姆說這是個好主意，所以他就拿起鉛筆來把這個寫了上去。然後貝恩·羅杰就說：

“那麼你瞧哈克·費恩⊖，他可就沒有什麼家；那你拿他怎麼辦呢？”

湯姆·索亞說：“咦，他不是有個父親嗎？”

“是呀，父親他倒是有一個，可是近來你就根本找不着他。他從前老是喝醉了就和硝皮廠里的豬睡在一起，可是現在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誰在這帶地方看見過他了。”

他們商量了一陣，打算取消我入幫的資格，因為他們說每個孩子都得有個家或是一個什麼人可以讓我們殺才行，要不然對別人就不

⊖ “哈克”是“哈克貝利”的簡稱。

公平了。这么着，誰也想不出办法來，大家都憋住了，坐着一声也不响。我差点兒急得要哭，可是我忽然想出个办法來，我把華森小姐給提出來——他們可以殺她呀。大家都說：

“噯！她倒是行。那就好啦。哈克可以入幫啦。”

然后他們都拿別針把手指戳破了，擠出血來簽名，我也就在那張紙上划了个押。

貝恩·罗杰說：“那么，咱們这个帮要做那行生意？”

湯姆說：“只幹搶殺。”

“可是咱們去搶誰？搶人家的住宅呢？还是搶牛羊呢？还是……”

“瞎說！偷牛羊什么的不算明搶；那是暗盜，”湯姆·索亞說，“咱們又不是夜賊，那簡直沒有个派头。咱們是攔路虎式的大強盜。咱們要戴上假面具，專劫过路的商車和講究的馬車，把人殺掉，搶掉他們的表和錢。”

“咱們非得老把人殺掉不行嗎？”

“噯，当然。最好是殺，也有些老行家認為不必，可是大伙兒多半都認為最好是殺——除了有些人要帶回洞里，扣留下來等着贖。”

“贖？什么叫贖？”

“我不知道，不过人家就是那么办的。我在書里看到过；所以咱們当然非那么办不行。”

“可是咱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又怎么去办呢？”

“嘿，管他媽的，反正咱們就是非这么办不可。我不是告訴了你，書里是那么說的嗎？难道你打算不照書行事，把事情都弄糟嗎？”

“噯，湯姆·索亞，那說說倒是很好，可是咱們要不知道怎么去贖他們，那到底这些人該怎么个贖法呢？——我想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一点。那么，你猜这是怎么回事呢？”

“哼，我也不知道。可是也許咱們把他們扣留下來等着贖，那就是說把他們扣起來，等到他們死了就算完事。”

“啊，这倒有点像。那就行啦。你怎么不早說呢？咱們就把他們扣留下來，等到他們贖死了為止，他們可真是一群很討厭的家伙——把東西都吃光了，還老想着要逃跑哩。”

“貝恩·羅杰，你怎么这样說呀。咱們有守衛的看着他們，他們稍微動彈一下，就把他們一槍打死，那他們怎么跑得了？”

“守衛！哼，那倒好。那就還得有人專為看着他們，整夜坐着不能睡覺。我想那簡直是件傻事。為什麼不能等他們一來就拿根棍子把他們贖了呢？”

“為什麼？就是因為書上沒有那麼說。那麼，貝恩·羅杰，你到底是不是打算照書行事？——問題就在這兒。難道你覺得作書的人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對嗎？難道你覺得你還能教他們什麼嗎？有限得很吧。不，小伙子，咱們就得照老規矩贖他們才行。”

“好吧，我倒不在乎；可是我說無論如何那也是个笨法子。噯，咱們把女的也殺了嗎？”

“哼，貝恩·羅杰，我要是像你那樣什么都不懂，那我決不會充內行。把女的殺了？不；誰也沒有在書里看到過有那樣的事情。你得把她們帶到山洞里來，對她們總得客氣得什麼似的；慢慢地她們就會愛上你，再也不想回家了。”

“好吧，要是那樣，我就贊成，可是我並不相信這一套。過不了多久，咱們就會把整個山洞都擠滿了女的和等着贖的男子漢，會擠得連強盜自己的地方都沒有啦。好，接着說下去吧，我沒有什麼說的了。”

小湯密·巴恩斯這時候已經睡着了，人家一叫醒他，他就害怕起來，並且還哭了，他說他要回家找媽媽去，再也不想做强盜了。

於是他們都拿他开玩笑，叫他哭臉娃娃；那麼一來，可真把他氣瘋了。他就說他馬上要去把所有的秘密都泄露了。可是湯姆給了他五分鐘，叫他別做聲，並且說我們全都先回家去，下禮拜再碰頭，去搶個什麼人，還要殺幾個人。

貝恩·羅杰說他不能常出來，只有禮拜天才行，所以他想要下个禮拜天開始；可是孩子們大家都說禮拜天幹這種事情是有罪的，這話就把問題解決了。大家同意儘早碰頭，定個日子，後來我們就選了湯姆·索亞做大頭目，喬埃·哈波做二頭目，完了以後就動身回家去了。

天剛要亮以前，我就爬上了木棚子，爬進窗戶去。我的新衣服弄得滿身是油和泥土，我也累得要命了。

第三章

我們打埋伏，搶阿拉伯人

第二天早上，老華森小姐因為我把衣服弄得那麼髒，嘮嘮叨叨地說了我一大陣；可是寡婦她並沒有罵我，只是把我衣服上的油漬和泥土都刷洗干淨了，她顯得那麼難過的样子，使我覺得只要我能辦到，可真得乖一會兒了。過後華森小姐帶我到小屋子里去禱告，可是什麼也沒禱出來。她叫我天天禱告，說是隨便我求什麼都能求到。可是結果並不是那樣。我試過了。有一回我弄到一條釣魚綫，可是沒有鈎兒。光有綫沒有鈎兒對我也沒有什麼用。我試了三四次，想禱出幾個鈎兒來，可是不知怎麼的，我老是禱不靈。後來有一天，我請華森小姐替我求一下試試，可是她說我是個傻瓜。她可根本就沒有告訴過我那是為什麼，我也沒法子弄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次我在後面樹林子里坐下，把這件事想了好半天。我心想，要是一個人能祈禱什麼就得到什麼，那為什麼狄肯·韋恩賣豬肉虧的錢賺不回來呢？為什麼寡婦讓人偷掉的銀鼻烟盒兒求不回來呢？為什麼華森小姐不能胖起來呢？不，我心想，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兒。我去把這話告訴了寡婦，她說一個人禱告所能求得的东西是“精神的禮物”。這可叫我莫名其妙了，可是她把她的意思告訴了我——我得幫助別人，儘量給別人做事，时时刻刻都得照顧別人，永遠不要為自己打算。據我看，她這話連華森小姐的意思也在里头了。我又出去到樹林子里把這件事在心里翻來復去地盤算了半天，可是我还是看不出這有什麼好處——有好处也是別人的；所以後來我也